

“你看，”陆明远道，“你不只有一条金鱼。”
言外之意，连他也属于苏乔。
这对他而言已是最直接的告白。



浮光掠影

下册

素光同
| 著 |

掠
影

素光同
| 著 |

[下册]

浮
光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八章 歧途

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。在苏乔家，一大早便很热闹，而宏升集团的内部，仍是一片寂静冷清。

七点多钟，同事们尚未出现，苏展带着一沓文件，搭乘一座私人电梯。叶姝莫名中毒，苏展没有细查。他日理万机，无意深究一件他早已猜出起因的事。

叔叔家的两个孩子，全部随母亲姓叶——这是叔叔的投诚自保之举。孩子们都姓叶，不姓苏，他更不会与兄长争夺宏升集团。

苏展对他们家的让步感到满意。

叶姝却是一个变故。苏展心想，除了叶姝自己，没人会那么作。既然如此，他干脆卖他们家一个面子。

叮咚的电梯开门声，打断了苏展的思路。他握着文件，一手背后，就在转身之际，瞧见旁边有一位年轻女人。她留着一头短发，发型利落，身穿一条深灰色蕾丝裙，袜子的颜色很浅，紧紧包裹着一双细腿。

苏展认识她，念道：“沈助理。”

“苏总早上好，”沈曼绽开了一个笑，“您今天来得真早。”

苏展没回答，率先进了电梯。

与他共事的年轻异性通常会有些害羞。她们克制不住脸红心跳，常用眼角余光瞥他，他早已习惯了这般受瞩目。对于沈曼颊边不自然的红晕，他看了一眼，便玩味地笑了。

电梯里没有别人，苏展毫无顾忌地问：“沈助理，你跟了苏乔几年？”

沈曼眼睛一亮，回道：“好几年了。”她交代得很详细，“我一毕业就进了公司，先跟的业务部张经理，后来调到了苏乔手下。”

苏展没有看她，自顾自继续说：“苏乔这两年只有你一个助理，现在又新添了一个贺安柏，贺助理是南方人，说话却有北方口音。”他仿佛知晓一切，“贺助理的上一任老板，是不是苏乔的父亲？”

沈曼不敢撒谎：“您猜对了。苏经理自己家的人，她用得放心些。”

苏展听完倒是笑了：“她对你不放心吗？”

沈曼长久沉默。

苏展略微抬起头：“苏乔手上有个大项目，开发新一代绿色食品工业园区。本周五，苏乔要做项目汇报……”

沈曼如实道：“苏经理没把这部分的工作交给我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苏展淡淡开口，“苏乔有四个月没来公司。那些拖欠的公务，是不是你代办的？”

沈曼屏住呼吸，垂下脑袋点头。电梯蓦地一顿，缓缓开门，将她送达到了目的地。

苏展最后说了一句：“如果你对目前的职位不满，不妨去申请部门人事调令。”

沈曼眨了眨眼，鬼使神差地应好。片刻之后，她猛然清醒过来，冲着已经关闭的电梯门说：“苏总，我没有对目前的职位不满……”

苏展在电梯内嗤笑。一个否定词，加上对问题的重复，是最典型的撒谎语句。

他把沈曼当成今早的笑话，讲给苏澈听。

苏澈就待在哥哥的办公室里，让一位私人医生做检查。那医生一表

人才，细心负责，询问了诸多症状，笑了笑说：“苏先生，你恢复得不错。”

医生挪开了听诊器，苏澈也开始整理衣服。他系好了衬衫扣子，披着一件高定西装，问道：“大哥，医生说我恢复得不错。我想过，我应当参与公司的事，给你减轻点儿压力，大哥，你同意吗？”

苏展不作声。

他的弟弟没放弃，给医生使了个眼色。医生便开口劝诫：“苏先生的那场手术，做得相当成功。我们打印了病历记录，情况良好，不存在大问题。近期的每一次检查，苏先生的各项指标也都在正常范围内。”

苏展挥了一下手：“你想说的，我都知道。”他在老板椅上坐得端直，“我弟弟的身体状况，我能不关心吗？”

苏澈笑道：“大哥，我想尽力协助你。”

“我建议你再静养一段时间。公司内部的消息，我从没瞒过自己人，”苏展按下桌面的按钮，预备送客，“叶姝闹得太过，她爸妈对我们起了疑心，你帮我稳住他们，才算帮了一个忙。”他安闲地靠上椅背，“阿澈，你现在的健康状况，能排到我们家所有事的第一位。你看管好自己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苏澈双手交叉紧握，心中似乎有些矛盾。他正欲辩解，办公室外有人敲门。

门开半尺，苏展的秘书走了进来。她身段窈窕，美艳动人。较之不谙世事的豆蔻少女，自有一番成熟风韵，比之人情通达的淑惠美妇，又多几分桃李娇柔。

苏澈和她打了一声招呼：“冯秘书，早上好。”

冯秘书回了一个甜甜的笑：“您好。”她问，“您最近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苏澈起身告辞。因为哥哥的不支持，苏澈含糊其词道：“我还是老样子……你们忙吧，我先走了。”

言罢，他和医生一同出门。临走前，他们带上了门，关得很紧。

冯秘书弯腰递上文件：“苏总，这个月的财务审计结果，您让我打印

一份。还有市场部的季度奖金报告，也在等着您签字。”

苏展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。这年头，用钢笔的人很少，写一手好钢笔字的人更少——苏展占全了这两点。

他潦草地签下名字，瞥了一眼电子挂钟，当前时间还不到八点。

冯秘书身体半倾，紧紧倚靠着办公桌。长长卷卷的头发，有那么一缕落到了桌面上。

苏展就用钢笔的一端挑起她的发尾。可他的心思还在文件上，他戏弄自己的秘书，只是因为早晨的空闲还长。

即便如此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也少有亲密举动。

冯秘书并不是涉世未深的少女，她知道成年人的游戏规则，上司的逢场作戏罢了，她又不是没陪他睡过。

“苏总……”冯秘书换了一副语气，更轻快，也更惹人怜爱。

苏展反倒将她推开。经历过莺莺燕燕，他身边的红颜粉黛都不足挂齿。

冯秘书深知他喜怒无常，马上后退半步，退离了办公桌：“苏总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事就叫我。”

“这两天有没有人找过你？”苏展问她，“叶姝躺在医院里，他们家的人没传出半点动静。”

冯秘书汇报道：“有的，昨天晚上，叶主管的妈妈给我打了电话。我没敢接。”她习惯称呼叶姝为叶主管。叶姝没和顾宁诚订婚的时候，三天两头就往苏展这里跑，再后来，她跟顾宁诚确定了关系，便不再亲近伯父一家。

苏展转了一下钢笔，嘲弄了一句：“她能从你这儿问出什么？”

冯秘书没作声。

苏展便道：“你出去吧。”脚步声走远，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苏展掐了一下眉心，拿起手机，给一家医院打电话。

即便今天是工作日，医院里也有不少人。到了中午，缴费处排起一条长队，苏乔戴着口罩，跟在她父亲身后，穿过拥挤的人流，缓慢向前走。

“爸，”苏乔将信将疑，“你真的认识这家医院的人吗？”

父亲笑得坦诚：“今早才认识的。”他无时无刻不放过指点女儿的机会，“社交圈好比一座金字塔，越往上走，每个领域的交际越深，你和他们的距离越短。”

一旁的陆明远没有听懂，低声说：“这个比喻有些奇怪。”

“这样的比喻生动形象，”苏乔的父亲反驳，“考验你的理解力。”

苏乔双手背后，隐晦道：“我爸爸呢，大概是通过朋友介绍，找到了这里的医生。”

他们绕路去了化验室，果然有一位护士等候。这间医院常年为苏家服务。由于苏澈身体不好，他定时来做体检。上一次检验就在昨天，医院保存了他的血样。

而今，苏乔撩起袖子，也让护士抽血。

陆明远一声不吭，看向了苏乔的父亲。

今天一早，苏乔把心底的怀疑告诉了父母，她的父母大为惊异，更想挖掘苏澈的来头。苏澈一家难以撬动，谁不想找出他们的把柄？

不过常言道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在动手之前，苏乔需要确定苏澈和她没有血缘关系。用苏澈的DNA和苏乔作对比——这件事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多亏了父亲的帮助，否则光凭苏乔一个人，必定要大费周章。

然而陆明远的无端凝视，让苏乔的父亲有些不自在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是不是想说，抽我的血比较好？”

陆明远点了一下头，有理有据地说服他：“你和那个人的亲缘关系更近，抽你的血，结果更准确，难道不是这个原理吗？”

他已不用“苏澈”作为代称。因为在陆明远看来，真正的苏澈去世多年，现在的那个人，顶替了死者的身份。

苏乔的父亲咳了一声，背对着陆明远，没有回应。他正准备卷袖子，女儿已经坐下抽血了，他年过半百，动作没有年轻人快——让他承认自己慢一拍，不可能的。他干脆从陆明远的话中挑刺：“我是你的长辈，你跟我说话，语气要温和点。”

陆明远就温和地叫了一声：“岳父。”

他的岳父愣了一瞬，恼怒道：“谁是你岳父？”

陆明远耍起赖皮：“我老婆的父亲。”

岳父大为光火。他起初还觉得陆明远沉默寡言，没想到竟是个油嘴滑舌的，他分外严厉地质问道：“谁是你老婆？八字还没一撇的事！”

陆明远不知害臊为何物：“当然是苏乔。”他站得笔直，固守己见，“早晚会定下来的，您要接受现实。”

论固执和倔强，鲜少有人比得上他。苏乔的父亲开始琢磨如何代替陆沉管教儿子，他和陆明远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很久。在此期间，为了检测结果更准确，他也去抽了一回血。

经过几天的等待，苏乔拿到了化验单。但她神色茫然，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不可能啊，现在的苏澈，和我有血缘关系……”

彼时她面朝角落，喃喃自语：“他不是死了吗？”

陆明远先开始没应答，思索一阵，抽丝剥茧道：“原来的苏澈死了，再找一个相似的、有毛病的男孩子，从他父母手上把孩子弄过来，整个过程挺麻烦。”

苏乔嗤笑：“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。”

陆明远双手插进衣服口袋，一副深藏功与名的样子。直到他们进入车库，发动汽车，苏乔的父亲尚不确定：“陆明远，有没有可能……你看错了照片，白闹了这么一出？”

他重申道：“苏澈和我女儿是堂兄妹关系。”

陆明远极其笃定：“我绝对没有看错。”他顿了顿，才说，“只有一个可能，苏澈是他父亲的私生子。”

苏乔深以为然，略一思索，伯父出轨的时候，大约是伯母的孕期。男人嘛，在妻子怀孕时，抬脚踏上另一条船，这并不罕见。

“哎呀，”苏乔拍了陆明远的肩膀，“看不出来你还有一点小机智呢。”

陆明远道：“怎么，我不能有一点小机智吗？”

苏乔给陆明远顺毛：“你不仅机智，还很可爱呀。”

陆明远和她较真：“你说清楚点，显得更有诚意。不然，就像是在糊

弄我。”

苏乔从善如流：“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被你的外表吸引了一点点。后来我发现，你真好玩啊，性格耿直，嘴硬心软，忽冷忽热……”

她竟把“忽冷忽热”也当成了优点，算来算去，只能用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来解释了。

陆明远若有所思：“你喜欢忽冷忽热的玩法吗？”他很自觉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本本分分地系好了安全带。但他身体倾斜，附在苏乔耳边问：“我最近是不是太热情了？”

苏乔暗忖：他何必问自己哪里可爱呢？他现在的模样就很让人心折，于是她回答：“我巴不得你天天都对我热情。我从前经常想，哪怕你是一块冰，我也要把你焐成一汪春水。”

苏乔的嗓音提高了些，坐在后排的父亲也听见了。

老人家咳嗽了一声。

唉……瞧瞧女儿对待陆明远的态度，他可能真的要认下一位女婿了。

倘若陆明远的父亲不是陆沉，这件事会好办很多。别说他的职业是玩艺术的，哪怕他是个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，只要长相周正、情真意切、没有歪心思，苏乔的父亲都不会反对。

孩子那么喜欢，他反对做什么呢？

他要做的，只有铺路。他左思右想，推敲出一套说辞，打算通过陆明远探一探陆沉的口风。

回家后，父亲带着苏乔上楼。

陆明远寸步不离，紧跟其后。他并不是非要和苏乔待在一起，他自己独处时也很悠闲轻松——然而这段时间以来，苏家不得安宁，状况层出不穷，苏乔和她父亲的谈话，陆明远不想错过。

三人先后进入书房。

苏乔反手关上门，坦白道：“爸，所有遗嘱都在我手上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”

她不再避讳陆明远，她的父亲却做不到。

苏乔了然，故意含糊地说：“我们家的那些事，陆明远基本都

知道。”

父亲拐弯抹角地批评她：“你把他当成半个自家人了？”

苏乔道：“他口风紧。”

陆明远接话：“而且诚实守信。”

苏乔立刻帮腔：“答应我的事，能做到的，他都做到了。”

她的父亲端起杯子，呷了一口茶，终于谈及正事：“小乔，遗嘱的内容我不细看了。你做好计划了吗？我这么说，不是在催你们动手，你那两位伯父，还有公司里上了年纪的行家们，一个比一个难缠……你想全身而退，无路可退。”

苏乔拉开保险箱，掏出一份遗嘱：“爸，我要是想跑，三年前就跑了。”

满室茶香蔓延，父亲双手持杯，调侃了一句：“你现在有了陆明远，我和你妈妈都怕你和他私奔。”

陆明远眉头微锁，唇线轻抿，因他忽然被扣了个帽子，心里头不大高兴。虽说他的确曾有私奔的念头，可他从没和苏乔讲过。自从叶姝在晚宴上昏厥，陆明远便觉得，他不能以正常的思维去考量苏家的事。他问：

“叶姝的情况还没搞清楚，苏澈又是冒牌货……苏景山死于非命，凶手逍遥法外，能不能搜证据上报，直接把他们抓了？”

“抓谁？怎么上报？证据在哪儿？”苏乔的父亲一连三问，保温杯砰的一声，磕在了红木桌面上。

陆明远沉默。他蓦地想起陆沉的告诫——杀死苏景山的人，极有可能是苏乔的父亲。陆沉那时还说，苏乔的父亲下手太狠，将来肯定要牵连苏乔。

陆明远迂回道：“我不是侦探，回国不到一个月，证据再多，我也找不过来。”

他抬起长腿，架在茶几底端的横杠上，动作十分散漫：“我只是觉得，打从苏景山去世，他手底下的人自乱阵脚，摊上了一笔烂账。”

苏乔的父亲应道：“你别急，要沉住气。”他的确是一位引路的长者，“跟他们斗智斗勇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你没有在陆沉跟前长大，很多

事你做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就该借用别人的手。”

陆明远靠回椅背，望向苏乔。

苏乔夹带着一份遗嘱，坐到了陆明远身边。她铺开文件，轻声道：“爸爸，爷爷把所有股份留给了你，但是他要你写一份委托书，将公司全权交由苏展管理。我最近联系了几位董事，他们愿意让出一部分股权……”

苏父点了一根烟：“小乔，你急什么？”

烟尘如雾，混合着茶香飘到沙发边上。

苏乔半垂着头，发丝遮挡了侧脸：“爸，不是我着急，是苏家另一边的人催得太紧。叶姝的事情一出，她的母亲不可能善罢甘休，他们背后还有顾宁诚。放在几年前，你能想象顾家会和宏升竞争吗？现在他们光明正大地做了。”

苏乔说话的技巧，都是她爹一手教育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她的父亲就不会轻易受她引导。

苏父驳斥道：“你二伯父一家人顶天了也翻不出浪花……你想做宏升的最大股东，只能按遗嘱的规则来。”他叼着纸烟，伸出食指，摁住遗嘱上的一行字，暗示道，“允许收购咱们自己家的公司。小乔，你要是同意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拿什么和他们硬扛？”

苏乔缓缓吸气：“可是爸爸……”

苏父不愿意再讲下去，猛地一拍陆明远的肩膀。

陆明远抬头看他，自然而然道：“岳父。”

苏乔闷声一咳，惊讶不已：“你什么时候改口叫他岳父了？”

陆明远只顾着和岳父说话：“别抽烟了，吸烟有害健康，你看烟盒子上都写了这句话。”他将茶几上的烟灰缸举高——那缸子常年不用，光洁如新。

岳父将烟卷摁灭，扔进烟灰缸里，问：“陆沉烟瘾也不小，我记得他雪茄不离身。你这么劝过陆沉吗？”

“没，”陆明远捧着烟灰缸，偏过头道，“我的建议，他从来不听。”

陆明远主动提及：“几年前，我劝他关掉走私公司，和他吵了一架。”

苏乔的父亲玩味一笑：“哦，还有这一出？”他如同和蔼的长辈，慢悠悠地说，“刚听说你是学艺术的，我还以为你帮着你爸做走私呢。你给他当儿子，就要帮衬他的生意。”

陆明远理解岳父的深意，不屑中带着一丝愤怒：“国际走私……谁做谁倒霉。从亚洲偷运艺术品，卖给欧洲和北美的收藏家，再仿制几幅名画，赚一笔盗版费，这也算生意？”

苏乔的父亲叹气：“为了这些，你爸还杀了人呢。”

陆明远静坐不动，又听对方说：“你认识周扬吗？周扬失踪很久了。他是陆沉多年的伙伴，他的女儿周茜萍还在意大利上学。”

苏乔早知道这个消息，拉起陆明远的手，发觉他指尖微凉。她忽然自责不已，将他拉进浑水的人，是她啊。

苏乔斟酌着开口：“爸，你亲眼看见陆沉杀人了吗？没有吧，你只是推测而已。周扬谨小慎微，没那么容易死，欧洲难民最多的时候，他还去希腊晃了一圈。”

父亲摊手道：“那你来说，周扬藏在哪儿？”

“我又不是周扬，”苏乔趁机浑水摸鱼，“再说了，欧洲大部分城市连个安检都没有，他要真出了事，也不能赖定陆沉。”

她快速转移话题：“爸爸，遗嘱的事，我们以后再商量。苏澈的身份弄明白了，你可以找人去钓他，就看他上不上钩了。”

言罢，苏乔拽着陆明远出门。

她的父亲目送女儿离开，只觉这个桥段，好像儿子护着媳妇。

门外，苏乔稍稍松开陆明远的手腕，故作轻松道：“我和你，还有我爸爸，我们三个人都不了解陆沉。我爸爸说的话，你别当真。”

陆明远反问一句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他捏住苏乔的手指，仔细地摸遍，又说，“我想听你的心里话。你大胆讲，没关系。”

苏乔便直白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我有底线。我很希望交易公正，法律完善，市场暴露在司法的监管下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被

保护……杀人越货、投毒买凶，这些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做。大不了穷死拉倒。”

她其实是很怕穷的，但她更不想让他失望。

陆明远扶上栏杆，应道：“江修齐告诉我，他没卖给你的画，都进了伦敦拍卖行，我不会让你穷死。”

苏乔挑眉。

当初江修齐把陆明远的那批画卖给她，却私藏了几幅最好看的，敢情都拿进拍卖行了，他还真是一个稳扎稳打的经纪人。

苏乔对拍卖很有兴趣。她跟着陆明远回了卧室，雀跃道：“我都忙糊涂了，没关注拍卖的事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给你抬价。”

陆明远扭头看她：“抬价？算了，顺其自然吧。”

苏乔瞧着他的宽肩窄腰，以及衬衫下的背部线条，莫名有些悻悻然：“想到别人买走了你的画，我心里还有点嫉妒。”

陆明远转过身来：“你应该这么想，我的人都是你的，你用得着嫉妒别人？”

苏乔尚未答话，手机响了。她拿起一看——是顾宁诚。她没怎么思考就按下了拒绝接听。在这个关口上和顾宁诚谈多了，保不齐会倒霉呀。

天已入秋，凉风如水。

另一头的顾宁诚轻声叹息，换了个联系人。他一通电话打给了自家公司的现任总经理，上来第一句就是：“陈总，招标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陈总只是名义上的领头羊，说到底，他服从于顾宁诚：“头儿，我跟你说，宏升暗示咱们降价……”

顾宁诚嗤笑：“降价？苏家做梦吧。”

陈总附和：“他们这场梦，做得够久了。”

“陆沉不愿意跟我合作，”顾宁诚忽然说，“我手上的东西，要换一个方法用。不能就这么废了，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。”

他问：“你给我查查，程烈在哪儿？”

“程烈？”

“嗯，那个被苏展搞垮的程老板。他没死吧。”

秋雨初凉，霜叶泛红，寒风沾了雾气，平添无尽萧瑟。

路过的人群依旧熙熙攘攘。此处邻近几座大学，学生们青春正好，朝气蓬勃，在以学校为中心的方圆地带中，时而游荡，时而穿梭。近旁的巷子胡同就是著名的小吃一条街。每当傍晚，四处香味扑鼻，煎饼、馄饨、麻辣烫，几乎应有尽有，人间烟火层出不穷。

顾宁诚下车以后，举着一把伞，站定良久。隔着蒙蒙细雨，他瞧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。

那男人龟缩在校门墙角处，发丝灰白，藏污纳垢。宽大的连帽衫盖住了他的头，四肢肮脏，鞋袜破损，身体散发着异味，他甚至不如闹市里的乞丐，好像他这一辈子，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垃圾堆。

他为什么要坐在大学门口呢？

如果他的儿子当年没死的话，那么今年九月，孩子就应该上大学了。

顾宁诚在心中叹息，蓦地生出几分怜悯。他撑伞走近，站立在那人面前，喊了一声：“程烈？”他带来了久违的尊敬，“您好，咱们俩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吧。”

程烈或许是个聋子，表情木讷，目光呆滞地盘坐。

顾宁诚光洁锃亮的黑色皮鞋就踩在一块破布上。他的裤子是手工高定，面料绝佳，即将挨到程烈的袖口。

顾宁诚笑道：“程董事长，我今天来，是想跟您谈一件旧事。”

程烈抬了一下腿，换了一个坐姿。

冷风带着尿臊味迎面吹来，顾宁诚脸色不改：“有关您的儿子。当年的事，搁到现在没查清——您定做的蛋糕里，混入了花生，又被果酱掩盖了味道，令公子当晚便去世了……”

程烈佝偻脊背，缓慢抬头。

一夜之间，他家破人亡。

当年儿子死后，深爱的妻子跳楼。二十八层的公寓楼下，血迹猩红，染了一地。妻子生前爱花，养了几盆漂亮的蔷薇，便给每盆蔷薇都起了名字，人去楼空，那花还开得茂盛。

他方才明白，何谓“哀莫大于心死”。他生平第一次下跪，就是跪在妻子的尸体边。妻子一向怕疼，生儿子时骂了他一整天，跳楼那日，她竟连一声都没吭，早晨给他做了饭，煮好白粥，煎了两个鸡蛋，嘱咐他照看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又说了对不起——可她哪里有对不起他呢？

哪里有呢。

左右不过阴阳相隔。

生不如死，愿死不复生，程烈心想。他支着墙，颓然站立。衣裳包裹着干枯如柴的身体，他终于开口问了一句：“把你知道的讲给我听，顾总。”

顾宁诚有备而来。

他给助理做了个手势，助理就拿来几张纸。这并不是充分的证据，苏展做事滴水不漏，顾宁诚都要佩服他。可他到底还是找着了漏洞，对程烈说：“孩子出事那天，生日蛋糕被人换过。动手的人，如您所想，就是苏展。”

顾宁诚语气微沉，似乎心有不忍：“蛋糕一共有两层，我猜得对吗？第一层没有花生，第二层有花生，您的儿子花生过敏，先从第二层吃起，这就遭了殃。”他退后一步，恭谨道，“苏展破坏商业规则，毫无人性……您不为孩子和妻子报仇，一家人再见面，孩子也会很伤心吧。”

顾宁诚身后的助理插话道：“程老板，您要是有心，我们也想帮把手。”

那日之后，学校门口的流浪汉消失了。

无人在意。

秋冬天干物燥，在宏升集团内部，一天之内，门廊都要拖两遍，早一次，晚一次，为此，公司新招了清洁工。

苏乔跟贺安柏说：“又招了一批清洁工，还不如把钱拨给市场部，市场调研没出来，怎么做方案？”

贺安柏知道她在借题发挥，也就没应声。

苏乔穿过侧门，走入大厅。她今日着装得体，腰线依然束紧，背影窈窕，活脱脱一个尤物。附近站着几位年轻员工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不时地瞄

她一眼。

贺安柏与其中一人相熟，揶揄道：“看什么看啊，脑袋转回去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看苏经理啊，苏经理还缺助理吗？”

他们说话的工夫，一位清洁工从一旁走过。他蓄了半长的头发，灰白交加，看起来年纪很大。尤其是他的面部皱纹，如山如海，缔造填不平的沟壑。

苏乔蓦地停步，出声问道：“您是新来的吗？”

那人讷讷称是，手中拖把一伸，往前挡了挡，阻止苏乔进一步靠拢。

奇怪了，怎么有些面熟呢？

苏乔拽过贺安柏，吩咐道：“中午陆明远不是要来公司吗？你让他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他去一趟后勤保障部。”

贺安柏摸不着头脑：“去后勤保障部？”

苏乔含糊其词：“对呀，让陆明远仔细检查，他的眼睛比我专业多了。”

贺安柏不敢问其中的原委。中午休息时间，他下楼一趟，把陆明远接了上来。

苏乔的父母已经返回南方了，临走前，父母与女儿长谈了半日，至于一家三口讲了什么，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他们这一走，陆明远落得清静，偶尔有个机会，他便往市区跑，专门奔着苏乔去。

午休时分，转悠的员工不多。走廊上不见一个人影，倒是能听见隔墙有人在打呼噜。贺安柏轻轻发笑，调侃道：“陆明远，你不在家里休息，成天往咱们公司跑，真让我相信爱情的力量。爱，在你心里扎下了根，发出了芽。”

陆明远怀抱一个购物袋，回应道：“你的话听起来gay里gay气。”

贺安柏立刻严肃：“大哥，我比钢铁还直。”

陆明远的身高超过了贺安柏，他略一低头，表情犹疑：“你的手腕上还有一条小红绳。”

贺安柏抬手，解释道：“这种小红绳，是招好运的。”

陆明远挽起袖子：“小黑绳才是招好运。”他不经意地透露，“小乔送我的。”

贺安柏争不过自己老板的男人，搓了搓手，认输道：“行行行，你最厉害。老板在办公室等你，她没去食堂，为了见你，连午饭都不吃了。”

陆明远反问一句：“你吃午饭了吗？”

贺安柏道：“没呢，上午好忙。咱们在做招标方案，你知道吧？上次咱们还一起去了。”

陆明远点了一下头，把手伸进购物袋里，掏出一个精致的饭盒。他将饭盒扔给贺安柏，又说：“我准备了很多，小乔一个人吃不完。”

贺安柏怔然片刻，望着陆明远的背影，直愣愣地打开饭盒。

啧啧，卖相真的很好看。

怎么夸呢，饭如其人？贺安柏默默心想。

苏乔的办公室内，陈设整洁一如往日。她左手端着饭盒，右手拿勺子，一边吃一边说：“你的职业选择面……真的很宽广啊，你不仅可以画画，还可以做厨师、做……”

陆明远打断道：“别做了，你吃到衣服上了。”

油渍滴在衬衣胸口处。陆明远抽了一张纸巾，帮苏乔擦了几下，擦着擦着，有些变味，苏乔推不开他，如实提醒：“我没反锁房门，随时会有人进来。”

陆明远方才作罢。

苏乔奔向正题：“我跟你讲，今天早上，我见到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他特别面熟，但是又想不起来了。”

陆明远道：“什么样的清洁工？”

“他……外表没什么特别的，”苏乔解释道，“可能是我多心了。”

她吃了一口饭，咀嚼完毕，又说：“上次在家，你一眼看出苏澈的问题，让我非常吃惊。后来我总是记着那张照片，我也变得疑神疑鬼。”

陆明远拎着一个装饭盒的购物袋，坐在近旁的椅子上。他虽是一副宜室宜家模样，话却说得意味深长：“也许你不是疑神疑鬼，是直觉敏锐。你们公司有不少清洁工吧，你为什么盯上了那一个？”